



xiangzhangshu wenku

香樟树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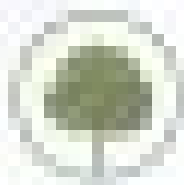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重点资助项目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田坤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2019年第1期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第1期

第1期



xiangzhangshu wen

香樟树文库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重点资助项目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田坤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 田坤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1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重点资助项目

ISBN 978-7-5672-1114-8

I. ①生… II. ①田… III. ①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6892 号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田 坤 著

策划编辑 刘 峰

责任编辑 施 放 薛华强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东兴路7-1号 邮编: 215021)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9.75 字数 155 千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114-8 定价: 2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 目 录 ◆

引 言 / 1

第一章 生态社会主义概述 / 4

一、生态社会主义 / 4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性质与定位 / 15

第二章 生态社会主义缘起 / 21

一、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背景 / 21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 / 28

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39

第三章 生态社会主义批判逻辑 / 47

一、异化劳动到生态危机 / 47

二、从生态危机到生态帝国主义 / 57

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解决生态危机的不可能性 / 62

第四章 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 / 66

一、社会与自然辩证法和社会正义 / 66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正义 / 71

三、生产和消费的正义 / 75

四、制度与政治正义 / 81

五、文化正义与人性解放 / 83

第五章 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构想 / 88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 / 88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 95

第六章 绿色乌托邦的当代实践与启示 / 114

一、从绿党实践看西方生态运动的缺陷 / 114

二、生态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局限 / 119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 123

结语：可实现的生态社会主义希望存在于时代的危机之中 / 141

参考文献 / 144

后 记 / 148

引言

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蕾切尔·卡森

这是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里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思。今天,她的忧思变成了现实:人类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饱尝着生态恶化带来的苦果——资源耗竭、土壤流失、森林损毁、水体污染、气候无常、物种锐减……自然正以其自己的方式向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发出抗议。而生态危机似乎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复杂的社会性危机,表现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紧张、小范围内战争持续爆发、恐怖主义、信仰迷失、价值尺度缺失、人无法自我实现进而产生的不幸福感、理性的泛滥与迷茫……可以说,今天的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危机。而这些危机当中,最基本、最尖锐、最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危机。即使人类可以放弃一切汨汨于胸的乌托邦冲动,他们也不能无视生态问题的存在,因为它根本上关乎着人类的存续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了生态运动,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种族、宗教运动、和平运动、女性运动而成为最主要的左翼运动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已经超越了国家、地域、民族、性别和宗教的限制,无差别地来到每个人周围;另一方面,沉重的危机和苦难使人们内心潜藏的对生态和谐的渴望再一次熊熊燃烧起来,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看到,这是一个能够跨越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

别、将全世界的不同阶级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代机遇,这不仅是一个可以跨越阶级、地域、意识形态的政治机遇,更是一个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孜孜以求的,似乎可以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制度公正的、人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机遇。

在对人类面临的时代困境的反思中,他们的批判逐步深入。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与新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表现为一些绿色理论,绿色游行示威和某些关乎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的政治诉求。经过70年代的初步产生时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和90年代的成熟时期,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由价值观、异化消费和技术理性批判逐步转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来。他们指出,带来生态恶化的暗夜的,恰是资本的恶魔,它操纵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精神活动的全部方面,将人的劳动、对总体性的追求、意义和价值的渴望、对制度完美的乌托邦的向往全部投入到利润的熔炉之中,变成完满圆滑的货币,并成为一切的标准:在对自然的关系上,它将孕育、供养我们的自然变成了人类生产活动索取的客体,将自然与人的整体性削减为市场价值;在社会生活领域,它将劳动变为人谋生的手段,消费变为获得快乐的方式,幸福变为物欲的满足;在精神领域,它将人们对于总体和自我实现的渴望,片面化为可计算的人类支配力量的实现和消费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存续性危机,更是发展的危机,它产生于并渗透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形式、人的生存方式和关系之中。所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革除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正义的、人与自然平等交互的、人与自然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生态社会主义。

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是对当代生态问题最有力的回应,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将生态批判引向了制度批判层面,将生态危机转化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两重性”矛盾。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形态,表现了其深刻性的一面,但纵观其产生、发展,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其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政治策略和实现路径,在一种社会架构的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 unreal 和软弱性,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石的“稳态经济”、“小的就是好的”、“回到蛮荒时代”等设想,不仅在想法

上与人类历史前进的趋势相背离,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其批判精神,还是其社会理想,都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冲动和色彩。

第一章

生态社会主义概述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超越其他形式的生态运动,成为生态批判的主流思潮。在运动上,它试图通过绿党政治来抵制生态恶化;在理论上,它试图将生态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结合起来,其成熟后的理论体系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的理论生长点和制度建构方法,表现出较其他绿色左翼运动更强的批判性和深刻性。那么,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呢?本章将就生态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理解以及其与其他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梳理。

一、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直接产生于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关注,是对生态恶化这一全球性的时代危机的回应,表达了一种来自现实和理论界的强烈呼声:人类必须寻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道路以克服以往文明形式的痼疾。并且,从根本上说,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经济事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文化走向,这一方面引发了现实和理论层面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内部也引发了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导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产生背景的庞杂,生态运动的经验、纲领与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内部对生态问题的探讨都杂糅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内部。这不仅显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也给梳理工作增加了难度,本书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学科内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试图勾画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

1. 生态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

“生态社会主义”即“eco-socialism”,由“生态的”和“社会主义”两个

词语构成。从字面上可以对这一概念进行两方面的理解：首先，从定语“生态的”出发，其含义是指文明的发展形式，即超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指，区别于简单的分散化、分工不发达、产出低的农业文明和高度集中的、分工细化、高产出、高消耗的工业文明的低投入、高产出、绿色的分散化的生态文明形式。其次，从主语“社会主义”出发，其含义是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即超越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指消除了私有制的、完成了资本的制度超越的、实现了社会公正的制度形式。所以，总体上说，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是在具体的文明形式和确切的社会制度的目标下，根据“生态的”和“社会主义”的尺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破坏上的根源性，建构实现生态发展的政治策略和未来社会的制度形式。

在理论上，它首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人与自然相分离，这样不仅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还使人与自然都异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环，使人与自然成为商品生产中的主客体关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虽然在消费性社会到来以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但也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垃圾废料的排放增加；为了满足资本不断增殖的需要，垄断资本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建立了全球权利关系，并在全球掠夺资源和输出污染，形成了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环境的恶化不仅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条件，抑制了其生产和再生产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已经转化为生产不足的矛盾，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各国之间政治、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在更深的层次上，当代政治关系的紧张与资源的紧缺和争夺息息相关。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生态的角度上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第一，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态危机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无论是经济路径将自然商品化、资本化的尝试都是进一步加深自然和人的异化状态，还是资本主义投资研发的技术，在根本上仍然是以资本的增值为前提的，所以也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他们将生态危机解决的

希望投向了社会主义,投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他们也反思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粗放型经济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苏联官僚化、集权化的政治模式的缺失,认为现有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在总体上主张建立一个超越以往文明形式的、正义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运动上,生态社会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后社会主义运动。它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将推翻阶级统治作为根本目标,而是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宗旨,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已经弱化为实现生态文明的手段,并且也失去了在原有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体地位,细化为具体的反抗生产、消费和价值观念等具体形式,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罗马俱乐部”、80年代在全球政坛产生深远影响的各国绿党和与女权主义交织的一些生态运动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生态运动都是生态社会主义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涌现出很多生态运动,包括政治领域中的绿党、绿色和平组织等,并且包含一些激进组织,例如无政府高尔夫协会、地球解放阵线等。他们主张通过暴力非法手段等直接行动的方式摧毁他们心目中认定的“地球强暴犯”,他们曾对美国宾州伊利的林业局投掷燃烧弹,所以他们甚至被定义为“恐怖组织”。但生态社会主义和极端的生态运动不同,首先,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非暴力不合作,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绿党政治中,他们主张以制度穿越的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即使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中也涌现出了阶级斗争的运动设想,但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暴力手段,尤其是伤害无辜民众和以摧毁自然的方式的反抗手段。其次,生态社会主义之外的生态运动,无论是无组织的个人环保行为还是有组织的游行、抗议等活动,都是以具体的保护对象、方式和短期目标为内容的,缺少制度维度,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一种道德对抗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表现出较为严密的组织、政治纲领和较为稳定的活动主体以及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制度目标。

综上,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包含了生态政治运动和生态批判理论两个部分,存在着对生态社会主义广义上和狭义上的理解。

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般是指以绿党为代表的生态运动和其他左翼组织互相影响所形成的“红绿联盟”,它涵盖了以绿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

容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形式。在理论纲领上,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和托派等左翼组织是生态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他们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尺度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使用上并不是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重建作为其理论宗旨的,其“社会主义”理想更多的是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不合理成分的一种反思和情绪表达,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现有政权形式的政治策略:一是在体制内反思生态问题的性质和成因,二是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道路以及建设策略。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与西方绿色左翼运动中的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现实主义、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等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蓬勃的新社会运动。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指将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理论形态,是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发展的产物。在政治学上它是与生态自由主义(*eco-liberalism* 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激进主义(*eco-radicalism* 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现实主义(*eco-realism*)及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并存的绿党的一个流派;在社会学上,它是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生态问题中的双重受剥削者、弱者特殊群体争取民权和正义的理论形态;在哲学上,它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理性、异化消费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和文化形态批判为主要内容,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思潮。

2. 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简介

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思潮,我们在这里回溯一下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交织发展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萌芽时期的“从红到绿”阶段、80年代发展时期的“红绿交融”阶段和90年代成熟时期以及90年代之后转型期的“从绿到红”阶段。总体上说来,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其他绿色思潮运动交织发展,没有明显的有别于其他绿色运动的典型特征,其理论基石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而90年代之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渐入低潮,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精力用于对理论的研究上,转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寻找理论依据。

在一般理解上,学界普遍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国家进入高速的经济复苏时期,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生产生活领域,机械大生产的日渐普及,以及化学制剂和农药的应用,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人们从战争的阴霾中复苏过来,开始享受资本主义战后大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扩大、资源紧张也使人类开始反思身边日渐显现的生态问题。理论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以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感到失望,进而将理论焦点转移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上来,生态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从这时开始,生态问题进入了各国、各学科学者和政党的理论与政治视野。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书中将自然生态与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的整体,描述了人类发明生产的化学药剂和农药是怎样参与自然循环,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的。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它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即将生态作为限制和影响人类生产发展的问题来加以探讨,预测了生态问题将是未来人类发展最主要的困境。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将生态问题推向全球,将经济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与生态问题结合起来,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研究和绿色生态运动热潮。在绿色运动上,1970年4月5日,美国爆发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30万人的大游行,这一天被命名为“世界地球日”;而绿色政党也逐渐产生,1972年,全球第一个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建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各国的绿色运动空前高涨,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交织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绿色社会运动。随着绿色运动的发展壮大,为取得更好的成效,无论是绿色政党还是绿色社会组织都迫切需要绿色理论的支持,所以这一时期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内部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绿色运动不仅可能是克服生态问题的有效方式,而且也可能是资本主义自我进化的一种途径,所以提出了很多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绿色理论;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将理论视野从哲学批判转移到社会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上来,他们认为这是非暴力的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的一条途径,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的

理论思潮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这一阶段,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组织的“绿党”——德国绿党,它公开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口号,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诞生。国际绿党大会于1987年召开,标志着绿党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运动和理论上都表现为“红绿交融”,社会运动的广泛开展,批判理论的互相影响和融合,使生态社会主义由一种口号和对现存的垄断资本主义现状不满转变为对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要求,出现了由绿色生态运动转向社会主义的趋势。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战后的全球经济进入巅峰状态,新经济潮流以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广大工人的生存状态得到较大改善,新科技使人类看见了解决生态问题的曙光。于是,生态运动逐渐进入低潮,生态社会主义者转而将注意力转向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的分析。这一阶段在理论上涌现出大量的比较深刻的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源的批判日渐深入。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反思资本增值的本性,对利润的追逐与生态问题的关系;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与生态恶化的因果;开始怀疑经济学生态问题解决途径与技术的乐观主义是否能够解决生态问题。这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表现出了理论引导运动的主要特征,并且也由前一阶段的“红绿交融”转而出出现了“从绿到红”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社会主义深入发展。这一阶段各国的绿党在绿色运动中开始表现出其软弱性,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和分野都使他们无论在立场和政治主张上都表现出了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为了获得政治话语权不得不和其他政党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体制之内又不可避免地与合作政党产生冲突,这就促使了各国绿党在政治上表现出内在不稳定性。由此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开始反思绿色运动和前面的理论成果,他们在吸收世界绿党和绿色运动的生态学、社会责任、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或以发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基础,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生态学嫁接,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

证法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逻辑,更加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甚至号召使用革命手段革除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成熟的系统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3.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致内容

纵观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其理论发展和政治活动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与不同学科、不同政治运动相交融、相互影响的过程,其理论特征也表现为从社会民主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交融和转向,虽然在内部存在着角度、手段等一些理论分歧,但他们基本都从以下几个关系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

第一,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根本的批判,认为工业文明下的人与自然已经进入了完全对立的状态,自然成了人类索取的对象,并且在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深生态学,即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反对将人作为万物的主宰的价值尺度,认为生态系统才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随着批判的日渐深入,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借鉴并拓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反对资本主义和现有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旧有的以自然为客体和改造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绿党中主流的非历史的、神秘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强调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的交互关系,以人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激烈地批判当前的自然对待方式。

第二,他们都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产生它的私有制和资本增值服务,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生态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他们总体上反对非官僚化的、分散化的观点。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也反思苏联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现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生态伤害上与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都无法真正形成环保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以绝对的市场为导向,进而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成为完全的资本组成和商品以及劳动对象;而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

计划经济,也无法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而忽视生态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都不利于资源配置。并且私有制下的无调控和公有制下的无民主都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正。所以,他们将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同反思苏联的集权制度作为批判的重点。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反思技术理性与异化消费。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和消费社会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技术选择和异化消费的状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启蒙理性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片面地成了技术理性,人日渐失去了其总体性,失去了批判和崇高的维度,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全面发展的追求已经被可计算的、可控制的妄想吞没,这也将自然片面地成为利润生产过程中的客体和成本,在根本上使自然丧失了主体性。同时,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要求大生产和高消耗的方式,必然需要引导人民进行符号化的异化消费,整个世界正由生产型社会进入消费型社会,人们不再追求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快乐,而转而享受物质生活所带来的虚假的快感,日渐沉迷到外物中去。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了生态问题的伴生物,或者说,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将此二者作为生态危机的成因,就是因为它们无法与生态问题剥离开来。生态社会主义倡导回归人的总体性,建立基于人的真正的需要基础上的消费观。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反思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利润实现的体制工具,它必须为它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它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利润的实现,这就必然导致它在国内和全球建立资本的权利关系体系。利用政治策略使资源掠夺和垃圾倾倒获得合法性,并制度化。为了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基层民主、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权利资源的分散化的政治体制。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采取非暴力手段对资本主义政治进行干预,而成熟后的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革命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想。他们反对超级大国的经济垄断,反对核试验,主张各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反对生态殖民,最激烈的设想是反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生态保护的社会区划来代替传统意义的民族国家。

第五,生态社会主义反思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私有制,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生态恶化的根本背景。在生态问题恶